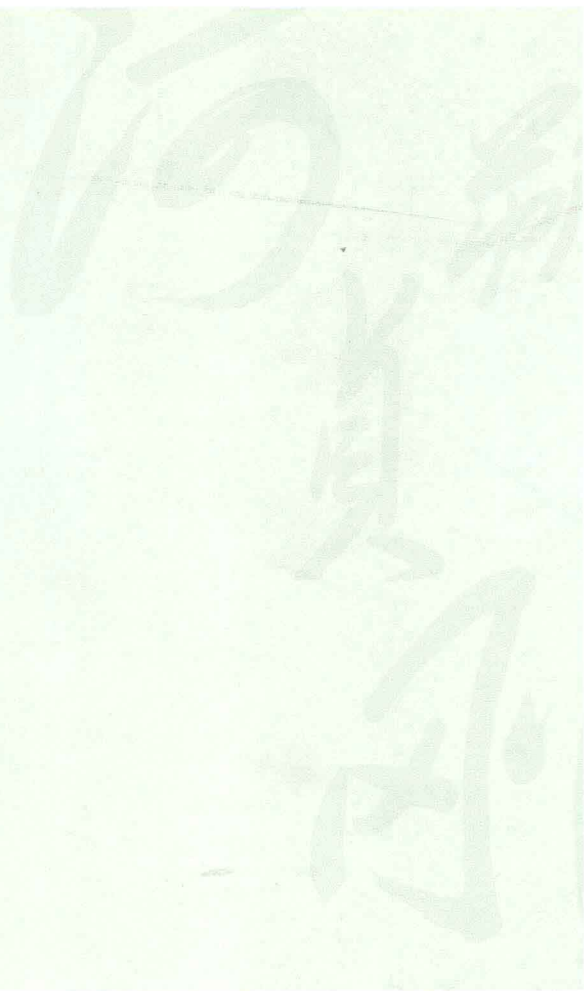


山西中文學術



河朔貞剛

——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与文化

郭万金 主编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河朔贞刚

——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与文化

郭万金 主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朔贞刚: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与文化/郭万金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10329-9

I. ①河… II. ①郭… III. ①古代民族—政权—关系—古代文学
史—研究—中国②古代民族—政权—关系—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①I209.2②K2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8718 号

本书获得

山西省特色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山西非遗文化内涵研究与数字化保护工程支持

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支持

山西省中青年学术拔尖创新人才项目支持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项目支持

山西大学出版基金支持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河朔贞刚

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与文化

郭万金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329-9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26

定价:78.00 元

顾 问：牛贵琥 田同旭
刘毓庆 李 豫
杨 镰 段友文
姚奠中 聂鸿音

主 编：郭万金

副主编：蔺文龙 郭 鹏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雪梅 张建伟
尚丽新 郑 伟
贾秀云 顾文若

民族融合与文化多元的历史走向

——以山西为例

(代序)

姚奠中

中国民族为一大混合种，殆属事实。春秋时各国之戎狄杂处，即其实证。且今数千年之后，各地仍多保有不同之言语、风俗、习惯，亦足为证。后人以为皇帝以来，即有大一统之国家者，殊未是。然如尧之“分命羲和”等至四方，则决为可能之事。盖众族之中，文化较高者，自可向外发展，各族亦可与之相通，而不必如后世之统一也。至舜、禹之平水土，当为渐趋统一之一大助力。盖洪水之害，各族皆罹之。舜禹成此大功，遂俨然视各族为一家。于是巡狩（巡狩，不能谓为“巡守所”）自此始，命牧自此始。九州之画至此始。各族之朝贡，自此始。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诸侯者，诸族之长，愿与禹联合者也。至此始有统一国家之规模。至后世史官记实事。则更直视之为一矣。由今《尚书》寻之，其迹至著。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而汉族本身也是多民族的融合体。由于三晋地处华北，历代与北方强族为邻，因之在民族融合中，起着熔炉作用。历代的北方强族：周有玁狁，秦汉有匈奴，魏晋南北朝有鲜卑、柔然，五代宋有契丹、女真，最后有蒙古、满州。他们多以游牧、狩猎为生，而以掳掠人口、牲畜、财物为生产手段之一，因而从荒漠的北地向富庶的南方进攻，乃其必然；而中原对他们的抵御以至讨伐，也是事有必至。南侵北伐，史不绝书，三晋首当其冲，长城就是见证。而总趋势却是各族先后南下，包括自愿内附和武力进占。这期间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事，春秋末晋悼公采纳魏绛的“和戎”政策，把过去的用武力对付周围戎狄的办法变成和平共处，以民族平等思想，代替了民族歧视。这是民族关系史上了不起的创举。二事，战国后期，赵武灵王进行的“胡服骑射”，吸收胡人（当时指林胡、楼烦）的长处，改革自己的短处。从此中原各国都跟

着以骑兵代替战车,提高了战斗力。“胡服”是为了便骑,但也改进了中原服制。这是公开向异民族学习的好例。三事,汉光武接受南匈奴投降,把他们八部四五万人安置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郡。后四郡全在山西。南匈奴与汉人杂处,受免纳赋税的优待,进行农牧生产;也助汉守边,防北匈奴南下。出现了“边城晏毕,牛羊布野”的和平景象。开创了与降人和平共处的局面。四事,东汉末,南匈奴人口繁衍已达数十万。曹操进一步把他们迁入内地,分居于兹氏(汾阳)、祁县、蒲子(隰县)、新兴(忻县)、大陵(文水),而右贤王居平阳(临汾),加快了他们的汉化速度,促进了民族融合。同时北匈奴分裂,又有二十万人南来投汉,进入云中等四郡。五事,“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期间,首先是匈奴族刘渊,在左国城(离石)起兵建立汉国,其后定都平阳。其子刘聪、族侄刘曜灭晋,改称赵。接着羯(匈奴的一支)人石勒,据平阳建立后赵(后迁襄国)。石勒曾明令不许胡、汉互歧视。当时匈奴汉化程度很高,其下层生产生活已和汉人一致;其上层,像刘渊父子,不但早改汉姓,而且能读汉人经典,甚至能诗能赋,和汉士族无别。他们是五胡中最早取得中原政权的。六事,在“十六国”混战、最后由鲜卑拓跋氏统一建立北魏的过程中,魏道武帝、太武帝、孝文帝,都曾大力推动了汉化工作,从姓氏、语言文字、国家制度以至风俗习惯,都进行了改革。道武帝灭北凉后,还把太行山以东各族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迁往平城(大同),以充实首都畿内(今雁北地区)。这种移民,当然给民族融合提供了便利。总的看来,尽管在长期混战中,各族劳动人民所遭受的屠戮、灾难极其严酷,但民族融合的影响,却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匈奴、鲜卑等族的贪残凶暴削弱了,文明文化提高了,从落后的奴隶制跨入较进步的封建时代。土著汉人原有的文明文化虽受到了摧残,但凝固的社会、安土重迁的保守意识,受到了极大冲击。民风民俗夹杂了胡风,特别是增强了强悍尚武精神。

以文学而论,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研究上,有两个时期比较冷落:一个是北朝,一个是辽、金、元。北朝的北魏、北周、北齐,和南朝的宋、齐、梁、陈时代相当。北朝共195年,南朝只169年。北朝占领着淮河以北以及漠北、东北的广大地区,时间又近200年之久,尽管中原文化随着晋室的南迁在南中国得到巨大发展,但北朝那样既久且大的政权,又占有中原地区,它的文化、文学,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而过去却被忽视了,至少是重视不够的。

辽代立国和北宋相当,还早几十年;金代立国与南宋相当,元代则统一了全国。辽代领地虽也辽阔,但只占到中原边沿,在文化上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金代统治地区,略与北魏相当,前后达120年之久,其文化、文学直接承受唐、五代、北宋而有所发展。这本应予以重视,而过去研究的却很不够;元代由于戏曲的全盛,研究的人较多,而传统文学的研究却只像蜻蜓点水。

在这方面,过去的历史家,比较公正。在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中,既有南朝的宋、齐、梁、陈等书,同时也有北朝的《魏书》、《周书》、《齐书》;既有《南史》,也有《北史》;既有包括北宋、南宋的《宋史》,也有独立的《辽史》、《金史》。这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而在今天文学史研究上,却远远不能如此。现实的情况是:一般文学史,大多对北朝很少谈,除概说外,重点只谈一谈由南入北的庾子山等人 and 《梁鼓角横吹曲》中的一些北方歌辞而已。

其实,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后,到魏晋南北朝而大盛,三晋地区最为显著。“八国之乱”、“十六国之乱”,各族人民被屠杀的动辄数十万,被迫流亡、迁移的,也动辄数十万。他们在黑暗重压下,挣扎在苦难的深渊中,朝不保夕。而各族上层人物,也在争夺残杀中,少有宁日。这就为宗教流行打开了广阔的道路。统治者想靠宗教转祸为福,转危为安,并妄想长命富贵;劳动人民则想从宗教麻醉中,得到空幻的安慰。特别是“因果报应”一类宣传,把人生的安富尊荣、屈辱卑贱的原因,归之于前世;而把今天的向往又期之于来生。这就是佛教流行的社会基础。三晋地区,佛教首先盛行于北魏。这时有同年生的两个著名僧人。一个叫法显(334—420),一个叫慧远(334—416)。法显是平阳(临汾)人,他是第一个去“西天”(印度)取经的人,比玄奘早二百六十年。他在佛徒中,聪明正直,品行端正,受到人们尊敬。他看到当时佛门严重的腐败现象,发愿到天竺去求戒律。他经西域到中亚,到中天竺,遍历印度各地;他苦学梵文,把许多印度口传的经典,都记录下来,再转译为汉文,对保存古代文化典籍功绩不小。他以65岁的高龄徒步西行,经30多国,最后附商船由海上归来到山东登陆,前后14年。79岁了,还不断译著。艰苦卓绝,令人钦敬。他的《佛国记》,记述了佛教历史和中印间的交通史料,千百年来为世界学术界所重视,曾被译为多国文字。只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可与之比拟。

对辽金,也只用极少篇幅概括地谈谈概况。如果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在辽金元三代中,只有元好问一人为总代表。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补上文学

史研究上的空缺,而金元时代,则不妨以元好问为研究的第一步。在被忽视了的时代里,元好问之所以还能在一般文学史上占一席地位,是由他在诗、词、文等多方面不可磨灭的光辉成就所决定的。

从金元到清末,对元好问的评价,一直是很高的。郝经说他的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遗山先生墓铭》)。《金史·文艺传》说他“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剝,巧缛而谢绮丽”。徐世隆说他“诗祖李杜,律切情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遗山先生集序》)。赵翼说他的诗“专以精思锐笔清炼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英健豪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苏、陆古体诗,行墨间,尚多排偶。……遗山则专以单行,绝无偶句,构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虽苏、陆亦不及也。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并《瓠北诗话》)。以上是评论元好问的诗文,主要是诗的代表论点。还有对他的诗词,主要是词的评论,也同样值得重视。最早的如南宋张炎,他说:“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词源》)较晚的如清代刘熙载,他说:“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艺概》)。又如况周颐,他说:“元遗山丝竹中年,遭遇国变……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鹧鸪天》三十七阙……诸作,蕃艳于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徊掩抑零乱之致,而其苦衷之万不得已,大都流于不自知。此等词,宋名家辛稼轩固尝有之,而犹不能若是其多也。遗山之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蕙风词话》)可谓推崇备至。

元代杂剧盛行,而在山西就出现了解州(今运城)关汉卿^①、隰州(今河曲县)白朴、平阳(今临汾)郑光祖、太原乔吉等几大家。而这些杂剧大家,也都是散曲的作者。散曲是在词的基础上发展的一种新体诗。他们在作杂剧之余,又在这种新体诗上做出了成绩。不过散曲和初期的词一样,内容只限于抒

^① 关汉卿的籍贯,旧有三说。解州说是据《元史类编》、《山西省志》和《解州志》,较其他二说有力。

情而且以艳情为主。因此散曲就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给诗歌增加一点色彩而已。像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散套,既充分体现了散曲空前的艺术魅力,也通过它的艺术塑造把关氏自己的生活、性格、思想、感情表现出来,这是别的诗体很难作到的。白朴曾为元好问所抚养,他善作词,有《天籁集》^①,作风受元氏影响,苍凉悲壮,常寓有人生之痛。从“千古神州,一旦陆沉,高岸深谷”(《石州慢》),“可惜一川禾黍,不禁满地螟蝗”(《朝中措》)一类词中,足见他的怀抱。但他的曲,却另一种面目。像“红日晚霞在,秋水共长天一色。塞雁儿呀呀的天外,怎生不捎带个字儿来!”(《德胜乐》)写得何等清新!散曲到了郑光祖、乔吉,又已走向雕琢字句的道路,像乔吉的“风吹丝雨喂窗纱,苔和酥泥葬落花,卷云钩月帘初挂,玉钗香径滑,燕藏春、衔向谁家?”(《水仙子·暮春即事》)可见一斑,这就为后来的散曲开创了秾丽的一派。

由满族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国清代,它的政策和元代不同。元代只收买少数知识分子为它服务,而清代则在大力镇压的同时,又大力怀柔拉拢。尤其康熙、乾隆、嘉庆时期百多年的安定,使文化在它准许的范围内大大发展;而传统文学:古文、诗、词、曲之属,也都很快繁荣起来。问题在于:这种繁荣和明代相似,总不出摹古、复古的范围。在诗方面,他们或“宗宋”,或汉魏唐宋都学,出现了大量的假古董,有的提倡“神韵”,有的提倡“格调”,有的提倡“性灵”,理论上各有不同。在词方面,也是或学苏、辛,或学玉田,或学姜、张。重在形似而湮没了性情。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代的山西,仍几乎没以诗词成名的人。但也唯其如此,才使我们看到一些不是诗人的诗,倒还有些朴素真实的特色。头一个是阳曲(今太原市)傅山。他以明代遗民、民族志士、学者、医学家、书法家、画家而作诗,利用固有的诗歌形式,写自己的怀抱。假如说他的“细盏对僧尽,孤云闲自观。饥来催晚食,苦菜绿堆盘”(《红巢》)是表现他的退隐心情和生活的话,那“风雨诗何壮,冈峦气不奴”(《太行霜》),就更表现了他不与现实妥协的硬骨头精神。人和诗都如此。唯一可以成为诗人的是蒲州(今永济县)吴雯。他的《莲洋诗抄》中,好诗不少。像《虞乡口号》二首,写乡土风光风习很亲切,而“云深石磴险,月落草珠明,一失孙阳后,监车处处程”(《太行山早发》)和《古意》、《宿吴山寺》、《明妃》等诗,都

^① 《天籁集》是词集,散曲附后,称为《摭遗》。

寄托着不得志的失意之感。其他像蔚州(今灵丘县)魏象枢的《剥榆歌》,静乐李銮宣的《推车谣》、《卖子谣》,寿阳祁寯藻的《采棉行》、《打粥妇》,都是有所为而作诗的诗。

在民族融和的视野中,以三晋文学、文化为立场,反思、观照北方民族政权下文学、文化的历史走向。我们的尝试,却不是为了排名次、定榜单,仅是为了引起人们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并从过去的评论中,汲取一些启示而已。我们需要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这一领域的全部文化、文学遗产,进行深入全面的探索,从而引出其规律性的东西,为新时代的文明建设服务。

目 录

关于黄帝族的起源迁徙及炎黄之战的研究	刘毓庆 1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狼祖神话与中国文学中之狼意象	刘毓庆 23
高僧刘萨诃的史实与传说	尚丽新 37
刘萨诃信仰解读	尚丽新 52
庚信入北的实际情况与其作品的关系	牛贵琥 66
论北周时庾信的交往对南北文风融合的表率与策动	郭 鹏 79
萧观音与王鼎《焚椒录》	李正民 87
略论契丹族女性之参政心态	贾秀云 96
金代统一区域文化形成后的诗歌理论	牛贵琥 103
论金、元两代帝王诗与民族文化融合	田同旭 112
略论金代山西文学	李正民 126
试论金代“国朝文派”的发展演变	李正民 134
论元好问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冲决与开拓	李正民 150
试论佛教对元好问的影响	李正民 牛贵琥 158
金代士人的遭遇与元好问的悲剧意识	贾秀云 171
元好问佚诗考	张建伟 吴晓红 181
金代小说举隅	牛贵琥 192
从李献能交游论其在金末文坛中的作用	顾文若 201
东平王公渊家族与金元学风的变迁	张建伟 210
西夏水利制度	聂鸿音 217
《孔子和坛记》的西夏译本	聂鸿音 226

元代文化生态平议	郭万金	238
元诗叙事纪实特征研究	杨 镰	250
元佚诗研究	杨 镰	265
张可久行年汇考	杨 镰	283
元代文赋“祖骚宗汉”论	康金声	298
元曲研究的一个新思路——论草原文化对元曲的影响	田同旭	308
论古代戏曲的自觉	田同旭	317
论元代杂剧四大活动中心的形成与金元时代汉人世侯之关系 ...	田同旭	329
清中期文艺学的知识主义倾向	郑 伟	342
清代文臣的身份认同与诗学诠释——以陈廷敬为例	郭万金	350
清代末期民国初期北京天桥的坤书馆	李雪梅 李 豫	364
蒙、汉两族交汇区族群认同的多重表达 ——以漫瀚调为例	段友文 王 旭	370
乾隆帝的汉宋抉择与乾嘉汉学定型之关系	蔺文龙	387

关于黄帝族的起源迁徙及炎黄之战的研究

刘毓庆

关于中华远古始祖炎帝与黄帝的关系,以及战争冲突问题,相当多的学者据《国语》炎黄为兄弟的记载,推定炎帝与黄帝起源于同一地区。以为黄帝起源于陕西,炎帝理所当然也应该发祥于陕西,认为炎黄之战,是华夏集团内部的冲突。笔者则认为:黄帝与炎帝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炎黄之战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一场大冲突。关于这一问题,可通过对上古史料的综合、分析,得出结论。

一、黄帝与少典及北狄

《国语·晋语四》说:

昔少典取于有蜚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

这是关于炎黄关系最为主要的一段记载,其中披露了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炎帝、黄帝国出于一个原始母体;二是在炎、黄之前,还有个少典氏、有蜚氏,他们是炎、黄二族的前身;三是炎帝与黄帝分别崛起于不同的姜水与姬水之域。这三个方面,几乎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课题。关于炎黄兄弟之说,频见于汉以后的记载中,只是在谁为兄谁为弟的问题上,传说各异而已。如《新书·益壤》说:“故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新书·制不定》说:“炎帝

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而今本《竹书纪年》、《稽古录》、《路史》、《资治通鉴外纪》、《皇王大纪》、《绎史世系图》等,皆列炎帝于黄帝之前。《国语》韦昭注说:“贾侍中云:少典,黄帝、炎帝之先。有蚺,诸侯也。炎帝,神农也。虞唐云:少典,黄帝、炎帝之父。昭谓:神农,三皇也,在黄帝前。黄帝灭炎帝,灭其子孙耳,明非神农可知也。言生者,谓二帝本所生出也。《内传》:高阳、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谓其裔子耳。贾君得之。”在这里,韦昭否定了炎黄兄弟说,而认定了他们同出于一个母体的历史。虽有见地,却非定论。问题在于“少典”何指?是国名?还是一原始部落?其地望何在?这应该是解释炎黄起源问题的一个关键。

除《国语》外,少典一名也曾见于其他典籍中。如《大戴礼记·五帝德》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大戴礼记·帝系》曰:“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史记·秦本纪》曰:“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关于少典,约有五说:

(一)人名说

《汉书·古今人表》所载有少典之名,而于其下注曰:“炎帝妃,生黄帝。”这条记载大异于诸书所言,把炎帝和黄帝说成了父子关系,想来是有其特别的资料来源的。梁玉绳《人表考》引其子梁耆说云:“以少典为炎帝之妃,以黄帝为炎帝之子,孟坚不宜舛误如此。疑元表大字少典、有蚺并列,而于有蚺注云:少典妃,生炎帝、黄帝。传写讹脱耳。”^①关于这个问题,暂不讨论,应注意的是,在这里班固是把少典作为一上古人物来对待的,这应该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谯周《古史考》,以为少典是有熊国君之名。

(二)国号说

《史记索隐》曰:“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案《国语》云:‘少典娶有蚺氏女,生黄帝、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又案《秦本纪》云:‘颛顼氏之裔孙曰

^① 《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45页。

女修,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国号,非人名也。黄帝即少典氏后代之子孙,贾逵亦谓然,故《左传》‘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亦谓其后代子孙而称为子是也。”《路史·国名记》云:“少典,黄帝父大业少典氏,则其后袭封者有典氏。”梁玉绳《人表考》云:“少典始见《晋语四》,少又作小(《路史·后纪五》)。按《晋语》:少典取于有蜎氏,生黄帝、炎帝。《史五帝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大戴礼·五帝德》少典之子轩辕。《帝系》少典产轩辕。《易系疏》引《世纪》:有蜎氏女为少典妃,生炎帝。《晋语》注:少典,黄帝、炎帝之先。言生者,谓二帝本所生出也。《鲁语》注:黄帝,少典之裔子。《山海经·大荒东经》注:诸言生者,多谓其苗裔,未必是亲所产。又小司马《补三皇纪》注云:皇甫谧以为少典诸侯国号,《五帝纪》索隐云:《秦本纪》颛顼裔孙女修生大业,大业取少典氏,生柏翳。明少典非人名也。然则前之少典氏亦取有蜎,生神农;后之少典氏取有蜎,生黄帝(《御览》七十九引《世纪》言有蜎与少典世婚,故《国语》兼称之是也。《路史·后纪三》谓少典氏取有蜎,生二子,一为黄帝之先,袭少典氏;一为神农。恐非)。”^①

(三)日主说

此丁山先生所创。丁山以为,“少典”由“小腆”语根演来。《尚书·大诰》:“越兹蠡殷小腆,诞取纪其叙。”《尚书正义》引郑玄注云:“腆,谓小国也。”王肃注云:“腆主也,殷小主,谓禄父也。”古文宜作“少典”,典者,主也,与少典名义正相应。腆字古文,《说文》作𠂔,当是小腆的本字,𠂔之为言日主也。由是言之,黄帝之父“少典”,不是小主,也不是小国,宜即小的日主。少典生黄帝、炎帝故事,正是说黄炎二帝都是日神的子孙。^②

(四)氏族部落说

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马世之先生认为,少典与有蜎是中原地区两个著名的氏族部落。少典氏又作小典氏,其上应有大典氏。马世之又引何光岳先生说:从典字看,它与册字形相似,典似乎是以竹册、木牍串在一起的简片,置于祭台上,供祭司、酋长们查看本氏族的人员情况和记载祭神过程。少典有可能是最早发明文字的人。^③

① 《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45页。

②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③ 马世之:《试析炎黄文化的发祥地》,《炎黄汇典·文论卷》,第四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五)少典为氏族说

此是刘起鈇先生的卓见。刘起鈇先生认为,少典之“典”,是“氐”之音转。有蛭之“蛭”,是“羌”之音转。“少”和“有”只是附加的发音字,和有虞、有夏、句吴、于越的“有”、“句”、“于”一样。少典族即氐族,有蛭族即羌族。少典孕育出黄帝族,有蛭孕育出炎帝族。^①

在以上数说中,刘起鈇先生之说最为雄辩。他还认为“姬”与“氐”之间,也存在着读音上的联系。^②在《炎黄二帝时代地望考》一文中^③,刘起鈇先生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了炎黄出自西北大地氐、羌族的观点。

刘起鈇先生的观点有相当的合理性,遗憾的是刘起鈇先生虽然找到了“典”与“氐”、“姬”之间的读音联系,却缺少黄帝与氐族历史记述之间联系的证明,尽管也从地理上找到了大量氐人活动之地即黄帝活动之地的证明,但这毕竟无法给出黄帝族与氐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不免使这一创见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漏洞。《路史·禅通纪》云:“初,少典氏取于有蛭氏,是曰安登,生子二人,一为黄帝之先,袭少典氏;一为神农,是为炎帝。”从这个传说中可以了解到,继承少典氏系统的是黄帝族,炎帝则分裂为别派。若少典果是氐族,则自当与黄帝关系密切。而《山海经·大荒西经》则说:“有氐(原讹作‘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愬,灵愬生氐人。”不过刘起鈇先生的研究却给我们大的启发。我认为,与其说“典”是“氐”之音转,勿宁说是“狄”之音变。这主要有以下四条理由:

1. 典、狄古音相通 “典”古为端母字,“狄”为定母字,皆为舌音、易转。在今方言仍可找到根据。如晋南赵城、汾西等地,狄、典皆读为 die。狄仁杰则曰“die 仁杰”,“字典”称作“字 die”,可证。

2. 更主要的是出自少典的黄帝与狄有血缘联系 段注本《说文》云:“狄,北狄,本犬种。”所谓“本犬种”,就是以犬为图腾,犹如南蛮“蛇种”,以蛇为图腾;羌人“羊种”,以羊为图腾。《山海经·大荒北经》云:“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这是说黄帝是犬戎、北狄之祖。少典、黄帝与北狄之间的这种血

① 刘起鈇:《周姬姜与氐羌的渊源关系》,《华夏文明》,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刘起鈇:《周姬姜与氐羌的渊源关系》,《华夏文明》,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刘起鈇:《炎黄二帝时代地望考》,《炎黄春秋》(增刊)1994 年第 1 期。

缘联系,似可证明少典与北狄之间的关系。《周礼·职方氏》有“六狄”之称,《礼记·明堂位》有“五狄”之称,《尔雅·释地》有“八狄”之称,五、六、八等,无非言狄种之多、之盛,马长寿先生《北狄与匈奴》一书,以“赤狄、白狄、众狄”括之。窃以为所谓“少典”,犹言少狄,可能是众狄中之一,与长狄相对应,犹如赤狄、白狄之相对应。

3. 狄族中有与出自少典氏之黄帝同姓者 《潜夫论·志氏姓》曰:“隗姓赤狄,姬姓白狄,此皆大吉之姓。”汪继培笺曰:“昭十二年《谷梁传》范宁注:鲜虞,姬姓白狄。疏云:《世本》文。此‘姬’字疑‘姬’之误。秦氏据程本作‘姬’,以为即《晋语》黄帝十二姓之‘酉’。”汪又曰:“孙侍御云:‘大吉’疑‘太古’。”此言姬为太古之姓。^①余太山《古族新考》曰:“《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韦注:‘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春秋释例·世族谱下》(卷九)称‘赤狄子姬姓’,知赤狄并非一姓,可以为证。”^②黄帝姬姓,而赤狄、白狄中皆有姬姓。其间血缘联系,更可得证。

4. 黄帝以轩辕名,而狄则以车闻 徐中舒先生有题为《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的一篇遗作^③,文章认为北狄为车之发明者,其略云:北狄以乘高轮车著名,所谓高轮车,《北史》言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此必为牛马曳引之两轮大车。此族之乘两轮大车,据今日所知,当中国西周之世,即已有之。铜器《小孟鼎》记周康王伐鬼方而有俘车两之事,车称两,自是两轮大车。此为狄在周初曾有两轮大车之证。至殷商先世相土、王亥以服牛乘马著称,服牛即为牛服车役。殷人之有两轮大车或即自北狄输入。《考工记》言胡人而能为弓车,其所谓胡,当泛指中国北境之外族,必兼古之群狄在内。北狄乘高轮车,实具有极悠远之历史。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别称轩辕,字皆从车。《绎史》卷五引《古史考》:“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释名》曰:“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渊鉴类函》卷三百八十七)如徐说不误,则此似亦可证明黄帝与狄族的关系。

① 彭铎:《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余太山:《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③ 徐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古今论衡》(台湾)1999年第3期。